



诸葛仕人 著

草莽侠影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影 侠 莽 草

纪万春 口述

靳敬生（执笔） 张凌怡 余 恺 改编



0434134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赤子心
莽草

PDE









内容提要

张家院，高人授刀；蚂蚁寨，兄弟称霸；花寨峰，山贼渲淫；罗家庄，双丽争风；金龙山，群奸舔血；八宝村，众杰扬威……

南宋淳熙年间，金主完颜雍兵发江南，派奸僧铁头佛南下布置谍点，暗中策动金龙山主和碧云岛主，意欲里应外合吞并宋室。

江湖草莽逞雄，武林异人齐出。松江少侠张子君立志收复河山，被武林先辈白髯公收为徒弟，并授以经万年月精月华淬炼的大内瑰宝“七宝刀”。

铁头佛想诱子君加入谍网，并垂涎七宝刀，到张家化恶缘，打伤子君，杏花父死无归，子君收为义妹。白髯公为子君治伤，授以秘方，子君武技大进。铁头佛与金龙山主罗天保暗中图谋。

罗天保、罗天庆称雄江湖，霸蚂蚁寨为各谍点联络地。天庆有女名柳

枝，美艳绝伦，形貌举止与杏花一模一样，以致柳、杏莫辨，奇事叠出。

罗天保手下四虎之一的焦明，生性好色，爱柳枝如痴，柳枝却尽情戏弄。焦明奉铁头佛之命，陷害子君，夜抢杏花寄放于罗家庄柳枝房中，两女一见如故，情结姊妹。

张子君闹蚂蝗集，入地窖，追焦明，错认柳枝为杏花；焦明夜脱地窖险，错认杏花为柳枝。柳枝倾心于子君，见子君冷淡，由爱而恨，勾结山匪，盗走七宝刀！

柳枝飞身上险峰，误入山匪淫窟，眼看受辱；张子君潜入花寨，杀碧云岛主，夺回宝刀救出柳枝，两人萌生爱心，而杏花早就爱恋子君，心生妒意……

这真是：一败奸僧，两闹县府，三杰探庄，四虎逞凶，五湖除蛟，六攀险峰，七战宝刀，八方风雨，九死一生！血雨腥风中，兄弟父子忍情拼杀，刀光剑影里，绝代佳丽苦恋拒爱；男女三角，恩恩仇仇。石破惊天，连环相扣。是一部继承传统艺术，又吸取新派手法的武侠言情小说！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梧桐月影
庭院风寒 | 宝刀光中佛号响
铁锁抖时绣楼空 |
| 第二回 | 刑惊公堂
泪飞残壁 | 死死生生一命危
阴阴阳阳寸步难 |
| 第三回 | 西风哀歌
南岗侠影 | 使酒骂座偏见性
密月授计更有心 |
| 第四回 | 杏花楼上晚妆罢
鸡鸣店中晓月明 | 飞刀追影
铁牌寻踪 |
| 第五回 | 刀舞春月
蝉惊秋风 | 叱咤红妆人何去
荡激金戈箭断魂 |
| 第六回 | 拔山登云
飞刀寻路 | 笑谈奇智破藏壁
恨爱灵犀悲断桥 |
| 第七回 | 水影石光
火腾人危 | 飘茵难遇游仙枕
落溷却看侠女行 |

- 第八回 夜月飞舟 一石激浪双巢危
事急刀猛 三英运筹五头疑
- 第九回 郎情如绵 摇鞭背花终成幻
妾意似水 射影含沙几误真
- 第十回 奇路迷蛇 神手稍伸得赤髯
飞箭射虎 山风陡猛折娇花
- 第十一回 野寺孤灯 迷影寻踪见虎胆
险关飞刃 入山遇变惊狼心
- 第十二回 锦袖捧杯 情天恨海冒生死
雪骑载恨 兽走鸟飞覆穴巢

第一回 梧桐月影 宝刀光中佛号响 庭院风寒 铁锁抖时绣楼空

南宋孝宗隆兴年代，江南出了一个震动朝野，惊骇江湖的传闻——七宝刀又出世了。

七宝刀是希世珍宝，斩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吹毛利刃，明亮如月，且能盘卷如带，舒放如箕。它几度抗金，复又落入敌手。此刀数十年来人人争欲得之。为夺此刀死了不少草莽雄霸，江湖豪客。

原来北宋徽宗宣和年代，东京汴梁忽接奏报，言说九华山玉皇顶每到子夜便见一道光华闪闪上冲，人近前时却又没有了，其中必有珍贵宝藏。近来光华益显炽烈，光毫时而陡涨，跃跃欲腾。道君皇帝降旨挖掘开采，着一大将带领数百名石工，驻于玉皇顶插钎撬石，三月无所获。忽一日，雷电交加，暴雨倾盆，电光过处，一声霹雳，却把一座山头劈裂，露出一块坚硬的顽石，纹路纵横，内似有物，石工复将顽石劈开，内有一块质细如玉的铁块，其色似蓝似黑，泛着莹莹毫光。受命大将持此铁块返京复命。道君皇帝大喜，集巧匠，专设御炉，飭命打成一把锋利的刀。不意数度锻烧，熔化不开。后于各州府荐选名匠百余人，齐集御炉，经过七七四十九炉冶炼，刀始打成。此刀断金削玉，锋利无比，毫光闪耀，刺

人双眼；遇敌自啸，预测祸福，刀薄如纸，伸卷自如，持刀人能缠于腰际，不为人见。经武库司验定此刀虽非干将、莫邪、鱼肠、巨阙，却是五金之宝，受万年日精月华之气，因之定名为“七宝刀”，珍藏于大内。到钦宗靖康元年，金兵围攻汴梁，外城被破后，宋兵据守皇城，特将此刀从宝库中取出交金抢班使用，金兵攻皇城时死于此刀者数百人，宫门外尸集如山。后皇城终被攻破，此刀落入金将粘罕之手，专骑送呈金主完颜晟，完颜晟大喜，一直将此刀悬挂身边。不久，钦徽二帝被虏；皇族妇女都被淫辱，其中九公主竟被金主纳为侍妾，因侍酒时冒犯金主，金主便拔出七宝刀将九公主砍死。因九公主姿色艳美，深为金主喜爱，酒醒后后悔莫及，从此便将此刀封存宝库。金兵大举南侵时，金主有一爱将又讨得此刀，随军南征中，遭遇宋朝名将韩世忠，大战于黄天荡，持刀的金将在水战中被砍杀，连人带刀落入水中。其后几十年间，黄天荡水中昼夜放光，江湖传言此刀欲出世，打捞者日众，人人争欲得之，数十年间溺死于水中者不计其数，近三年来，黄天荡水中的光华，突然消失。人们传言，七宝刀已被高人所得，但宝在谁手，无人所知。

话说江南松江县西街张家的后庭院里，一位青年武士正在挥刀起舞，雄姿英发，人影刀光，冷气直扑数丈以外。此人名叫张鸾，表字子君，是松江县首富张凤鸾的独生子。张家乐善好施，虽不居官，却颇有人望，子君自幼丧母，父亲抚孤成长，父子之爱极深。张子君读经习史，心怀邦国，眼见山河破碎，不甘暇逸自安，练武习文，自誓以身许国，恢复中原。精研韬略，寸阴必惜，真是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

怎奈张老员外爱子如命，总不许张子君出县城半步。子君深知国势危急，覆巢之下，决无完卵，但思自己武艺平平，怎能沙场胜敌？多次恳求父亲外出寻师求艺，父亲就是不允，子君孝心难违，只有望空叹息。

三年前的一个春夜，子君求师心切，悄然独立后庭，仰首自吟道：

板荡山河泪，危难孤子身。

求教苦未得，空有拾履心！

他是借汉代张良在圯桥之上为黄石公拾鞋而得《阴符经》传授的故事，来抒发他求师难遇的抑郁心情。这时，忽然有位白须齐胸的老人不知从何处来，飘然站在他的面前。老人只把袍袖一拂，偌大庭院里的春树春花霎时完全变成秃枝，而且毫无风感，那花瓣叶片从四面八方象有什么力量驱使一样，一股脑儿红绿缤纷地全落在子君发髻和双肩之上。老人并不讲话，只望着子君微笑。子君简直愣了，情不由己地向老人跪了下来。

.....

这位白髯公是湖海的一流高人，早年也任侠使气，杀霸除奸，竟被官府缉拿。他眼见忠臣岳飞屈死风波亭，名将韩世忠跨驴西湖。朝廷昏庸，奸臣当道，自己便心灰意冷，与世绝缘。但悲苍生之怀难消，驱金虏之念未泯，心存邦国，身在江湖。宋孝宗登基后，平反了岳飞的冤狱，有恢复江山的迹象，便又动了救危抗敌的念头。但自己终究已是世外之人，不肯再入尘世。更不愿再接触官府。便想寻找个能够承志代行的人。自己虽教有两个徒弟，但都是武艺虽有，文韬未备，不是大材。所以四海寻访多年，终于找到了这个松江

县的张子君。

子君跪拜认师后，白髯公便悉心传艺，子君受教习武，日夜不懈。看看武艺成了，白髯公从腰际抽出一把刀，除去蓝绸带，骤然冷气森森，光华刺目，刀身发出怪音，若远处隐隐雷声，亲手将刀交付子君说：

“徒儿，为师因你有报国抗金之志，今天才将这七宝刀授与你。”接着历数此刀的来历之后说：“这刀我费了数月的功夫，才于黄天荡水中得到，作为吾门传宗之宝，今日交付与你，须知武林之中，首要是德，大德卫国，小德扶善，要以德驭刀，不可以刀丧德，切记切记！”

子君跪地叩首，双手接过应道：“弟子此生决不有负师命。”

白髯公又告诉他尚有两位师兄，一位名叫房照远，一位名叫侯英。如今朝中已派出岳武穆的孙定远王岳 璠 出京求贤，如有机缘应助他成就中兴大业。“你练刀不可稍懈，藏刀更要自慎，为师的未遂志愿就托付给你们三人了！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
自此子君紧闭家门，寅夜练刀，连老父也瞒着，等待报国之机。

时光瞬又经年。

这夜张子君练刀方歇，运气屏息，忽然一阵木鱼声随风送来，这木鱼声却大不同于一般的木鱼声响，似铁非木，如钢非石，铿铿沉沉，好厉害，震得葡萄架上的卷须子都微微颤动。张子君心中一动，暗说：怪不得师父白髯公讲说江湖风波险，世路多高人，这木鱼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震力！我得寻声去查看，方欲纵身抬步，又想起师父的嘱咐，武林守德，

似忍为上，不可招惹是非，轻勿露相显能。便又停下身步。听听，木鱼声不响了。

张子君自己点了点头，说声：“罢了，我不犯人。”正要油刀再练，忽然一声“阿弥陀佛！”声音不知是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灌过来的，象沉雷般的往耳朵眼儿里直钻。耶？这不明明是个和尚么？哪儿来的有这样内力深厚的和尚？夜半三更，惊街扰众。真得去看看，又要收刀起步，那“弥陀”如雷的佛号念一声便又没有了。咳，他念他的佛，我练我的刀，各不相扰，理他作甚。

张子君又亮起了刀在月光下翔凤腾龙。

陡然沉雷般的“弥陀”声和震星冲月的大木鱼声一股脑儿地冲了过来，震得人耳朵发麻，心尖受撞，硬是搅乱了张子君练刀的元神。子君把刀一卷束在腰间，月影移墙，夜色已深，休息去！

张子君悄悄回房，折腾了一夜。为什么？他刚想睡着，那木鱼就梆起来，他睁开眼又不梆了。这一夜别说张子君，大概这几道街上的人全没睡安稳，只有没门胡同里的强二爹能睡得着觉，因为他老人家是实聋，从来只见电闪，没听说过打雷。

敲木鱼的是和尚么？当然是，而且是化缘的和尚，已经在县城里转悠好几天了。从昨天黄昏就来到了张府的大门外。这和尚眼眶窝，比少林寺里的达摩像还象达摩，秤砣鼻子，嘴不敢咧，一咧就能到耳朵根，好胖，光下巴上哆哆嗦嗦的槽头肉削下来就够炒半盆，光头象半截三白西瓜。脖子挂串一百零八颗的牟尼念珠，往府门外盘腿坐下就象半截铁塔，手里捏着个乌亮带横筋的大木鱼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做的，

一敲，震得人心惊肉跳。他已经梆梆了半道街，到了张府走花门楼底下一屁股坐下了。梆梆，正赶上张府管家这两天虚火上头耳背，可是脑袋给震得直发嗡。

管家赶紧跑进去端来一筐馒头：“大师父，您凑合着垫垫饥吧！”

和尚把眼一翻，眼珠子象剥了皮的鸭蛋黄，“贫僧不食人间烟火。”

“那，大师父您要化什么呀？”

“修大殿，化银钱，木鱼一响，官银五十两！”

管家一听头都大了，五十两，我可当不了这个家；“大师父，您也许听说过，俺这张府是全松江府出名的张善人家，可是五十两我可没辙，您稍候，我去向老员外禀一声。您慈悲点，手里这佛爷锤可别再动，这两天我正虚火干结，脑门儿发胀，经不起您震。”

“善哉！想还价么？加一番，一百两！”爷！他见风涨，“梆！”又来了一家伙，震得管家捂着耳朵往宅里跑。向老员外一讲，张凤素稀罕，慢步踱了出来，向和尚一拱手，和尚也不单密，更不合十，只拿起木鱼棒棒对着鼻梁子一竖：“阿弥陀佛！”象炸铁锅似的。

老员外一瞧那长相象捏坏脸的马王爷似的，得早点打发，免惹是非：“来，给大师父捧出两锭官银出来，结个善缘。”

“误了时辰一刻，拿五百两来！”

“啊？我说大师父，小老儿也不知道您是哪座名山宝刹的高僧上人，请问天底下可有大师父您这样化缘的吗？”

和尚也不答话，只拿起那大木鱼一个劲儿的梆梆梆，弄得狗咬鸡飞，满街人都围着看。

老员外没法，一气转身进去，上了大门。

和尚不怒不气，只一个劲儿地“梆”，不时再加一两声沉雷般的佛号。

张员外的听觉再强也受不了。只得把门又开开，心说五百两就五百两，舍了，财去人安乐。可那时五十两的大元宝才算一锭，五百两，十锭官银是得要人用筐子抬的。

“大和尚，师父，修盖大雄宝殿，信士张凤翥奉献五百两我认了，光辉佛面，贴金庄严，我就求个善果吧！”

和尚又把鸭蛋眼珠子一翻，“又过了一个时辰，再加一番，拿一千两来！”

人就是再有善心，平白地豁出千两白银说什么也不会情愿，何况又在受着讹诈！张员外胡子直哆嗦说：“和尚你？”

“要结善缘，就得舍财！”梆梆！

“再等一个时辰还得加一番！”

老员外气得胸脯子直忽扇。和尚仍闭目盘坐，嘴里咕咕啾啾乌乌唧唧，不知道念的是什么经。

外边看热闹的人中有人问旁边的主儿：“喂，你可听出来这和尚嘴里乌唧的是什么经？”旁边的主儿说：“我听得懂，念的是不讲理，饿老虎，贼头山大王到张府！”他老哥话音未落，那和尚拿着大木鱼朝着他“梆”一家伙，那伙计扭头就要往家里跑，怎么？震尿了一裤子。

就这样一直磨蹭到天黑。

张员外气极了，大门一关，由和尚在门楼底下过夜去。和尚也并不翻墙越户，只盘腿在张家门楼底下坐着，只在管家关大门的时候朝他交代了一句：“按时辰该五千两了！”

管家闭上门栓睡觉，和尚可睡的是醒觉，象报时辰钟似